

# 鐵血精忠傳(十三)

## 戴笠史事彙編

喬家才

### 除暴安良自律亦嚴

軍統局的任務，在淪陷區域是誅倭劬奸，在後方則為除暴安良。所以戴先生領導的工作，不是單純的敵區工作；大後方的治安責任也壓在他的肩上。因此，各地警備司令部的稽查處，由軍統局派人主持，各重要城市的警察局局長，也由軍統局的同志來負責。

軍統局的紀律非常嚴厲，督促考核又不放鬆。抗戰期間後方的治安非常良好，不是沒有原因的。戴先生勉勵這些負責治安的同志是：興利除弊，除暴安良；改造社會，糾察他人。同時他又嚴禁同志們：招搖撞騙，作奸犯科；濫用職權，作威作福。所以才能蔚成風氣，成效卓著。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一月二十三日，他對負責幹部講：

「四川是目前抗戰建國的中心，而川政的複雜，社會又多病態，不能配合當前的情勢，適應急迫的需要。但是我們革命的工作，越是惡劣的環境，越是我們的對象。這一切不合理現象，全在我們拿『廢物利用』的魄力，除暴安良，去劣

存優，來整理這個破落的四川。使他們能配合着當前的情勢，適合當前的需要。但是這些工作的好壞，全看我們自身的力量如何而定。我覺得要想本身有力量，工作有成績，最重要的先決條件，就是生活要有規律，工作要求實在。……我們的革命的任務，是要除暴安良，改造社會，糾察他人。如果沒有把他人改造好，我們自身反給他所腐化，那就不是川人排外的緣故，我現在所着急的就在這。」

要想負起除暴安良，改造社會的責任，必須先從生活有紀律，工作務求切實做起：「須知勞動操作，此不是倒霉的事，而是極其神聖的事。假如沒有事，就聚在一起亂言亂道。不高興了，就拿老百姓發脾氣，隨便檢查，任意扣留，甚至招搖撞騙，濫用職權；或者作威作福，欺壓老百姓。那簡直是團體的敗類，革命的罪人。……所以，今後我們必須先從『生活要有紀律』，『工作務求切實』的原則做起。」

「須知官者管也，你們做長官的，就應負管理部下的全責。譬如檢查一事，必須合法、合理、合乎人情。因為要檢查合法，更須要有條文的

規定。物品中什麼應扣留？什麼要放行？行人中何者要檢查？何者應拘押？某案如何偵查？某事如何發落？這些事都要有確實的規定，依法行使。不能閉門造車，毫無根據。現在重慶這個地方，無論漢奸也好，敵諜也好，還有法外逍遙的，我們要儘量將他們偵查破獲。我們稽查處許多工作同志，不是擺在那裡看樣子，而是要能為社會國家興利除弊，除暴安良。須知越是革命者，越要講禮貌，講和平，外圍內方，以求達成任務。」

「如果同志中遇到作奸犯科，招搖撞騙的事，一經查出，那只有用呆板的法律來懲處，我是沒有方法可以原諒的。要曉得我們的組織這樣龐大，做處長科長或所主任的，身負重責，如果不能悉心自檢，以身作則，管教部屬，致使工作廢弛，已覺羞愧；再要做出違法的事體來，那真讓我們不能抬頭見人了！」

「今後不論內外勤工作同志，勤勉的一定保障，一定獎勵；懶惰的一定淘汰，一定懲罰。所以，今後務要腳踏實地，埋頭苦幹。至於能力高下，人格不同；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總當忍勞

忍苦，向前邁進。我以為今天的事，我們力量不夠，我並不着急。我所着急的，就是顧慮我們的同志『招搖撞騙，作奸犯科，或者濫用職權，作威作福。』前面已經說過，如有違犯，我們為國家、為社會以及為那犯過者的個人，我們一定要嚴懲，沒有方法原諒的。但是真正生活艱難，負擔太重，不能維持的，我必定格外想法，予以救濟。」

要想負起除暴安良，改造社會的責任，執行任務的人必須自身健全，所以戴先生一再叮嚀不能違法；不能招搖撞騙，作奸犯科；不能濫用職權，作威作福。違者一定要嚴懲不貸。

## 北平全城大捉麻子

日本軍閥一連摧毀了我們華北各地的地下組織，以為他們已經確實統制了華北，可以高枕無憂，利用偽組織為他們搜刮資源，統治被征服的人民了。敵華北派遣軍司令官多田駿，得意驕狂，上奏日本天皇，說他們已經確實控制了華北，治安良好。於是，敵為進行對華佔領政策而設立的「興亞院」派遣多田大佐、高月保和乘兼悅郎中佐三個特使到北平來實地視察。多田比較老練，行動謹慎，來到北平，很少外出。乘兼和高月就不同了，他們是以戰勝者的姿態來到北平。既然治安良好，北平城裡的中國人都是他們征服了的順民，毫無顧忌，每天大搖大擺，在北平城的各地遊逛。

軍統局參訓班及南嶽游幹班畢業的麥克敵，遵化縣人，曾經擔任過上校團長，能征善戰；射

擊技術，尤其高明，可說百發百中。畢業後潛返北平，任北平行動組組長。對於多田等來北平視察，密切注意，得悉乘兼和高月的行動以後，非常高興，以為是殺敵的好機會。

麥克敵要敵人知道中華民族是永遠征服不了的民族，他們雖然憑藉武力，強佔了中國的大片土地，和許多大小城市，並沒有佔領了中國人的民心。北平城也並沒有真被他們統制，他們連治安也無法維持。他決心殺死高月和乘兼，以事實來教訓日本軍閥，喚醒他們侵略的迷夢。於是開始注意這兩個日獠的行動，準備隨時狙擊。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一月二十九日高月和乘兼騎着兩匹馬，趾高氣昂，旁若無人，緩慢前進，麥克敵認定是最好的機會。他們兩個的坐騎向東皇城根走去，這是北平最僻靜的地方，行人很少，麥克敵爬到一株樹上，等候這兩獠走近，連發兩槍，都擊中要害，從馬上摔在地上。高月當場斃命，乘兼受了重傷，裝成已死。麥克敵下了樹，並沒有補上一槍，趕緊離開現場。乘兼偷眼一瞧，看見開槍的滿臉麻子，當他被救回去，告訴了憲兵隊；因為傷重，第二天也跟着高月一塊兒去見閻王了。

這兩個日本中佐，一個還是天皇的近親，位極尊貴，現在在治安良好的北平被人打死，證明多田駿所說，他們已經確實統制了華北，完全是謊話。也說明了中國人的倔強勇敢，抵抗侵略的精神，是怎樣旺盛，不是日本軍閥能以武力征服的。麥克敵的兩槍，震撼了華北的侵略者，也震撼了日本的朝野，真是偉大的一擊，比一次戰役

大捷，效力大的多，價值高的多。

敵憲兵隊根據乘兼所說，關起城門，開始捉人。凡是北平城裡的麻子，都被捉起來，日本憲兵隊一共關了好幾百人，造成北平市的一次大惶恐。日本憲兵捉不到真正開槍的人，多田駿就無法交代日本天皇，所以捉不到人絕不罷休。北平城裡緊張了一個月，麥克敵被他藏匿地方的一個老太婆所出賣。三十年（一九四一）元旦，被日本憲兵抓去，他不屈不撓，正氣凜然。二月十六日下午四時，從容就義於北平。時年三十二歲。

## 成都市長囤糧處死

有一天戴先生講演，曾經說過：「現在重慶的米價，比民國二十六年高六十倍，直接自然是由於戰爭的影響，間接是由於軍閥餘孽、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囤積居奇。四川的糧食如果是因無的關係，貴到一萬倍，也無話可講。分析起來，米價騰貴的原因有二：（一）是由於政府對糧食統制，處理有未盡善之處；（二）是由於有人囤積居奇，操縱物價。」

的確，戴先生說的一點也不錯。四川是天府之國，物產豐富，要甚有甚。食糧並不缺乏，而因囤積居奇，造成糧價飛漲。操縱物價，囤積居奇的罪惡，和漢奸賣國賊有甚麼分別？有些無知商人，為了私利，以囤積居奇為手段，不知影響社會安定，國民生活。而有勢力的特權階級，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也這樣做，那就真是罪大惡極了。所以，戰時平抑物價，取締囤積居奇，十分重要。戴先生把這一項工作列為後方的重要工

作，十分有道理，十分有眼光。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二月十六日戴先生在紀念週報告：「上週六，我們已經把幾個囤積糧食的巨頭捉到了。這幾個巨頭究竟有多大呢？一個會經營過市長，一個是銀行經理，一個是商會會長。」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曰：「前成都市長楊全宇囤積居奇，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就是指着戴先生所說的這一件事。

楊全宇做過成都市長，後來任大川銀行董事長，有錢有勢，交遊廣闊，不但在地方上有勢力，好些中央要人也和他有關係。在四川，真够得上集軍閥餘孽、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之大成的人物。在他的心目中根本不知道有國家，更沒有把國家法令放在眼裡。他自信沒有人敢動他的一根毫毛，可以為所欲為，毫無顧忌。他既然是大川銀行的董事長，運用款項非常方便，交給重慶分行經理歐書元一筆巨款，要他囤積糧食，糧食是任何人不可或缺的，囤積起來，既可以獲暴利，又比任何其他東西可靠安全。歐書元轉托合川萬福臻糧棧經理李佐臣囤積小麥，李佐臣是合川縣商會的會長，具備了土豪劣紳的資格。

成都站對於這件案子很下了一番工夫，偵察清楚，掌握了確實證據，會同有關機關，把所囤積的小麥七百萬石，予以查封。戴先生生命令第三處處長徐業道和執法總監部接洽妥當，祇要案子和人犯送過去，立刻審訊，立刻判決，立刻執行，以免夜長夢多，而收鎮壓的效果，然後才進行逮捕人犯。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徐業道親自押送

全案人犯和貨單、函件依總動員法，送到軍法執行總監部，總監部立刻組成會審法庭，連夜進行審判。

楊全宇滿不在乎，以為做生意並不犯法，囤積七百石小麥不算甚麼。他有的是錢，有錢當然要購買東西。所以，審訊進行，非常順利，楊全宇直認不諱。當場宣判楊全宇囤積居奇，違反總動員法，判處死刑；歐書元和李佐臣判了徒刑。楊全宇對死刑宣判，毫不畏懼，他認為第二天一早，就會有人來營救他。他沒有想到，第二天——二十三日早晨，天剛發亮，就執行槍決。楊全宇到了法場，才害怕起來，過去所憑恃的一切，都幻滅了，兩腿發軟，站都站不起來，需要兩個人架着拖着，才能走動。果然，楊全宇執行死刑以後不久，有勢力的人物都來活動，都來營救，可是為時已晚，回天無力了。

楊全宇因囤積居奇，圖取暴利；破壞物價管制，危害社會治安，違反總動員法令，處以極刑，大快人心。因為像楊全宇那樣有勢力的角色，照殺不誤，誰還敢再來效尤？殺一儆百，效用奇大，糧價下瀉。戴先生衛護國家的安全，劍及履及，不但衛護了法律的尊嚴，也轉移了社會風氣。

### 靜、敬、硬的作風

一位偉大的成功人物能够轟轟烈烈建功立業，除了具備過人的智慧和精力，最重要的是要有崇高的理想和堅定的信仰。戴先生不但智慧和精力為別人所不能及，還有着崇高的理想；「承先

啓後，繼往開來；樹立正氣，伸張正義；主持公道，頂天立地。」他也有堅定信仰：「實行三民主義，救國救民。」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二月三十日是一年的最後一個總理紀念週，戴先生對同志們做了極詳盡的說明：

「一個人人生的使命，就是繼往開來，承先啓後。我們研究，為甚麼一年當中有月份日期的區別，劃分出許多階段？這不過是為着人來計算的便利，實則天地的壽命是無窮盡的，人的壽命則有限制。也可說天地的本身是沒有生命的，它的生命是寄託在人的身上，所以人身就是一個小天地。這個生命由我們的祖宗傳到我們的父母，由我們的父母傳到我們，再由我們傳之我們的子孫，生生不息的綿延下去。我們要怎樣才不愧做一個人？怎樣才不愧對天地父母呢？我以為有兩點：第一，就是在精神方面，要能發揚天地正氣；第二，就是技術方面，要有事業的創造。一個人生要做這兩點，才能算是真正的承先啓後，繼往開來，才能講到頂天立地。也唯有如此，人類才能不斷的進化。」

他說明一個革命者要認清時代，把握現實。他又說明軍統局的工作，軍統局的作風，的確已經站在大時代的前面，承擔起繼往開來，承先啓後的使命：

「我們今天的作風是甚麼？我可以用三個字概括的說：一個是『靜』，就是寧靜，『以靜制動』的靜，一個是『敬』，就是『敬業樂羣』，『居處恭，執事敬』的敬；一個是『硬』，就是對『公道正義』，『天地正氣』的論硬。能够做

到這三個字，相信我們的工作，不光是可以成功，而且定能在中國五千年來歷史上放一異彩。」

「當前我們唯一的要求，就是『樹立正氣』，擴大已得成績。所謂樹立正氣，在後方就是肅清貪污，防制反動；在淪陷地區就是打擊敵人，剷除漢奸。不過有一點最要緊，就是我們要肅清貪污，我們本身就絕對不能貪污；我們要剷除漢奸，我們本身絕對不能有漢奸的思想和漢奸的行為。今天從領袖到中外人士，都熱切的希望我們，在前方不怕敵人，在後方不畏權勢，伸張正義，主持公道。我們是不是可以達到這種期望呢？

我以為無論講組織的力量，講團體的歷史，講負責人的作風，我們都可以擔當這一使命而無愧。老實說，不講特種工作，就拉倒，講特種工作，除了我們，沒有旁人。今天後方大貪污案件的檢舉，那一件不是我們的力量？在淪陷地區，誅倭劊奸的槍聲一響，更不是別個，都是我們同志幹的。在另一方面，為甚麼今年好幾個漢奸的剷除，人家都要來冒功？後方大貪污案件的檢舉，大家也要上報告給領袖，說多多少少他有點功勞？就是大家都認為這個東西是對的，大家都需要這個東西。」

戴先生念念不忘救國救民，實現三民主義，他說：

「舉行紀念週的意義，一方面紀念我們革命導師孫總理創造三民主義，致力國民革命，人格事業的偉大。一方面就是要檢討我們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合於三民主義的革命行動？是不是違背救國救民的初衷，是不是愧對總理？」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戴先生在一次講話中，對於「承先啓後，繼往開來。」講得更為透徹。他說：「人生的使命是承先啓後，繼往開來，何等聖聖莊嚴！如何才能頂天立地做一個人，不愧對天地父母？這必須我們不自暴自棄，認清生命的真諦，造次顛沛，守而弗失，然後才能有所成就。要知道比生活還重要的是生存，我們如果天天在吃飯問題中兜圈子，未免太沒出息了！」

### 武漢區殺敵與犧牲

武漢區自區長李果謀被捕後，工作大受影響，唐新繼任區長，因敵憲搜捕積極，市區不能藏身，區部移往近郊，一面整頓工作，一面在西北涼咀成立訓練班，訓練新幹部。訓練班共吸收愛國青年，高中學生三十八人，其中二十八人為行動人員，畢業後編為武漢區行動第二隊，彭澤生任隊長，王志堅任隊附，以漢陽近郊為根據地。原有行動人員合編為第一隊，以武昌近郊為根據地，展開對敵破壞和襲擊，戰果輝煌。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二月十三日夜，彭澤生親自率領學員李振中、萬元棟、張有才等五人，破壞粵漢路賀勝橋。先一日偷渡東湖，潛至橋畔，將三十四塊 TNT 綁在兩橋墩，爆破後，全橋炸燬三分之一，兩丈多長。擔任警戒的張有才和萬元棟兩人，因天黑走錯路線，為保護橋樑的敵兵發現，李振中投擲了一枚手榴彈，炸死兩名追兵，日軍不敢再追，才能安全撤退。

十二月十六日清晨，第二隊王志堅指揮李崧、張方廣、陳春城、紀日華、張渭清、馮啓浩

突襲敵駐蔡甸警備隊，擊斃敵官兵十一人。先兩日紀日華、張渭清、馮啓浩進入蔡甸，分住記記油坊等處。十六日清晨，李崧揀背一包裹，偽裝商人，進入街口，敵哨兵三名強行檢查，張方廣、陳春城乘其檢查不備，一舉將三敵兵擊斃。紀日華等迅速跑出夾擊，先以兩枚手榴彈投入敵隊部，立刻爆炸，敵措手不及，陷於混亂。然後各據一方，集中掃射。然後向新溝撤退，經哈興崗返回基地，事後，敵在新溝逮捕老百姓四十多人，以洩憤。

同日夜間行動一隊趙雲卿等襲擊武昌八鋪街敵憲兵隊，斃敵八名，傷數名。行動一隊於夜間乘小木船偷渡到附近，於敵熄燈後，何忠炳、雷玉卿分別由前後門投入手擲彈。趙雲卿伏於黑暗隱蔽處掩護撤退，追敵尾隨追擊時，開槍狙擊，敵不知有多少人埋伏，不敢再追。第二天敵汽車五輛，滿載敵兵，到花園、石咀一帶搜查居民，拘捕數十人。

三十年（一九四一）元月二十一日，行動二隊潛伏漢口花樓街文書巷口，見敵軍官七人從酒店出來，都帶醉意，最後一人為田梅次郎少佐，走路東倒西歪，口唱日本歌，入巷後落後很遠，蕭文粹以扁擔把他打倒，馮啓浩立刻用利斧劈開腦袋，由張心詩，原顯仁掩護，安全撤退。

二月十八日晚九時行動二隊襲擊敵「鶴鳴莊」，斃敵軍官三人。鶴鳴莊係敵隨軍妓院，在漢口得勝街，前後門設鐵柵，事先與莊內廚司取得聯絡，蕭文粹先行潛入，馮啓浩、李振中隨後進入，正好有三名敵軍官手牽兩妓女下樓，馮李各

投手榴彈一枚，一在樓梯，一在樓梯口，同時爆炸，三人當時斃命，二人重傷。

二月二十五日晚九時行動一隊閻英才率常滿倉、侯玉坤、張成之、陳金山、劉慎才，突襲漢口三星街東和戲院旁敵憲兵隊，斃敵七名，閻英才先混進戲院，計劃戲院散場時發動，不意陳金山路過交通公司時，漢奸偽副經理楊志傳攔阻盤查，陳金山大怒，出槍擊斃，遂提前攻擊敵憲兵分駐所，投手榴彈五枚，戲院觀眾聞炸聲奔出四散，人潮洶湧，閻英才等從容撤退。

三月二日行動三隊李化民、陳春城、劉烈卿化裝小販，携炸彈混入漢口中山路新市場，在平臺上守候敵軍通過。正午有敵一小隊四十人通過，劉烈卿投一彈，李化民投兩彈，炸斃炸傷敵兵十七名，事後敵戒嚴搜查，李化民等早已脫離現場，敵毫無獲。

三月三十一日晚七時，行動一隊容耀東率何忠炳、雷玉卿化裝菜販，到武昌八鋪街中段敵憲兵分駐所，乘敵兵十六人巡邏換班後，入室換衣服，投入兩彈，炸死敵兵三名，傷六名，容耀東等乘夜撤退到花園。

四月十六日午後，行動一隊張廣振率王恩甫、孫文斌同守漢陽顯正街敵特務分室附近，乘敵分室主任植樹岩藏中佐外出時，王恩甫拔槍射擊時，發生故障反被敵擊傷腿部，纏鬥一起，經張廣振接應，五彈擊斃植村，王恩甫離逃脫，至渡口被捕，被敵殘殺。又從身份證查出住址，拘去其岳母，供出張廣振、孫文斌，兩天後也被逮捕。

四月十九日行動一隊焚燒漢口王家墩敵機場倉庫，隊員王經國於前幾月打入敵苦力管理所，因為工作勤勞，升為班長。於是將炸藥和縱火器偷運到機場，藏於診療所內。十九日正午，王經國掩護李青明進入機場，乘敵午餐，守衛減少時，鑽穿汽油桶，投入火種，引起大火，延燒到機場南面房屋，王經國、李青明乘敵到南面救火，紛亂之際，又將縱火器投擲倉庫內，然後撤退。燒燬油庫一座，炸燬敵轟炸機兩架。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行動二隊張方廣率領蕭文粹、劉羨清、李鑫堂等潛伏於漢陽三寶院公路旁，狙擊敵運輸隊汽車。蕭文粹先擊斃駕駛兵，汽車不能行動，再與四押運兵槍戰，擊斃三名，一名逃到橋下，張方廣投彈於車內，炸燬軍貨。

武漢區自二十七年成立到三十一年六月，四年間因工作被捕者一百七十多人，而犧牲的同志幾達一百人。被敵殺害者計：閻英才、趙雲卿、容耀東、張渭清、王恩甫、葛長清、陳金山、劉慎之、李正剛、祝鴻鈞、王慶先、安高嶺、劉超俊、雷玉清、王經國、陳春城、李振中、陳宅蔭、李化民、謝雲卿、何忠炳、胡紹貞、李春山、劉烈卿、柯魁臣、吳寶山、孫文斌、趙永燦、杜磯、張瑾如、張慶振、胡漸子、王子英、王春山、羅田、劉壽山、常滿倉、廖少卿、李漢卿、何侃、馮啓浩、王遠發、王玉寬、師金亭、李青明、侯玉坤、游鳳翔、阮少華、周海山、劉錦軒、李家茂、韓平國等五十二人；因工作死於非命者計：李果誌、成新廉、周志堅、董正、紀日華、張有材、樂啓富、王登嵩、邱國鈞、汪心澄、

胡漸于等十一人；被捕後無消息，或受刑過重而死者，有王文聲、魏子春、沈永清、易掃塵、孔耀庭數十人。

### 新四軍事變的經過

盧溝橋事變以前，共產黨高喊抗日作戰，煽動西安事變，也是以抗日為藉口。其實共產黨並不是真要抵抗日本軍閥侵略行動，不過是為減輕蔣委員長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壓力，想轉移目標而已。等到對日本軍閥展開全面抗戰以後，共產黨不但不抗戰，反而借抗戰來擴充武力，消滅地方武力，併吞抗戰的部隊。他們借抗戰幫助山西當局擴充部隊，等到新軍掌握到薄一波、戎伍勝、韓俊、張文昂等共產黨手裡，他們就率領四十團新軍叛變，輕而易舉佔據了山西北部和東部地區，並在五臺組織晉冀察邊區，打通陝北通往河北、山東的路線。很快合併了河北和山東的一切抗戰部隊，在華北紮了根。

共產黨在華北這樣，在華中也是如法炮製，配合敵人的侵略路線，發動共產黨以武力襲擊國軍。二十九年十月新四軍在蘇北黃橋一帶猛攻國軍，十日奪佔東臺，二十一日委員長命令，共產黨的部隊十一月底以前撤到黃河北岸。十二月九日委員長又手令共產黨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新四軍軍長葉挺，凡在長江以南的新四軍全部限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開到長江以北地區，三十九年（一九四一）一月三十一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黃河以南的十八集團軍所有部隊限於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共同作

戰。二十五日並召見共產黨駐重慶的代表周恩來，告以限令朱德所部渡河日期，不得再拖延。

但是共產黨根本就不服從最高統帥的命令，不但不向北撤退，變本加厲，企圖偷襲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根據地，並奪佔京滬杭三角地帶。他們的陰謀，都經沈之岳和程潛派在新四軍的同志急告中央，命第三戰區戒備。三十年一月五日新四軍集中七團兵力，在三溪附近，乘四十師換防的機會分三路襲擊。

第三戰區不得不起而自衛，一月十三日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向委員長報告新四軍叛變經過，及拿獲其參謀趙凌波所供述陰謀叛變的內情，十四日生擒新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潛逃。

共產黨的假面具已被撕破，對中央的命令根本置若罔聞，十七日軍委會撤銷新四軍的番號，二十日共產黨擅派陳毅為新四軍軍長，張逸雲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委，重組部隊，繼續在江南活動，反抗中央的命令。

### 平反零陵縣冤獄案

平反冤獄，在戴先生領導的軍統局工作中，應佔重要的一頁，因為，戴先生常說：「我們的工作就是悲天憫人，彰善癉惡。」

「我們革命的任務，是要除暴安良，改造社會，糾察他人。」

「在前方不怕敵人，在後方不畏權勢，伸張正義，主持公道。」

這就是軍統局的精神，同志們的工作目標。

像湖南零陵縣的冤獄案，牽連到四五十人，專員姚雪懷拿上別人的性命血肉，做他自己升官發財的資本，張揚明自然要平反了。張揚明本着軍統局的精神，主持公道，奮鬥到底，沒有對強權屈服，救了幾個人的性命。

軍統局湖南站站長金遠詢隨第九戰區長官部駐在長沙，股長張揚明兼保安處諜報股股長隨省政府，駐在耒陽。三十年（一九四一）一月十四日下午，省政府召開臨時會議，出席的人有代主席省政府秘書長李揚敬、教育廳廳長朱經農、保安處處長李樹森、省政府主任秘書巴壺天、省黨部書記長、調查室主任、中統局湘區督導專員、第九區行政督察專員兼祁永警備司令姚雪懷等。張揚明以保安處諜報股股長及省政府行署情報主任身份奉召參加，他一進會場，還不知道會議的內容，保安處李處長就要他把童子軍理事會的秘書江以南密秘監視起來。

等張揚明辦妥監視工作，再回省政府會議會場，專員姚雪懷才將卷宗給他看。原來零陵縣縣立中學被火燒了，說是共產黨的湖南省委余露沙主使的，有女教員蘇爽、男教員葉前進及學生胡魏等二十多人參加，還有共產黨零陵縣書記余景江也被逮捕了。因為姚專員兼警備司令，這個案子由他主持，連續審問了七十多個鐘頭，余露沙供出，他們是受童子軍理事會秘書江以南指揮，江以南是共產黨湖南青運特派員。於是出席省政府臨時會議的人們又決定將江以南逮捕，以策安全。余露沙和余景江供出的其他嫌疑份子，並由省政府命令各有關機構及各縣政府予以密捕。

江以南被捕以後，因童子軍理事會組織助理幹事謝克勤平日很活動，和江以南特別密切，因此也將他逮捕了，但是問不出口供。江以南不但不承認是共產黨，而且是一位富有革命性的愛國青年，曾代表我國參加過世界童子軍大露營。余露沙、蘇爽、葉前進都是童子軍訓練班的學生，和他是師生關係。這時省黨部調查室又交來在江處搜獲的余露沙勸江以南自首的一封信，信內有「劉進之先生在，當可大白於天下矣。」調查室問過江以南，但他也不明白信中意義。

姚專員回到零陵，支用電話報告，說余露沙供出，和江以南通訊，係用音樂正譜、簡譜、及五倍子等，但是在江以南所有的書籍裡，並沒有音樂正譜和簡譜，他的日記、雜抄、書籍，也沒有半點可疑的地方，檢查信件，守候童子軍理事會，也沒有結果。

突然，姚專員一連三個電話，要求就地處決余露沙、余景江、胡魏（年僅十七歲，據說是放火的主犯）。案子還沒有審訊清楚，姚專員就要求先殺人，自然使人生疑，張揚明和巴主任秘書商妥，覆電「不准」。並飭將一千人犯迅速解來耒陽，姚專員却又請求，核准三人自首。出爾反爾，前後矛盾，令人不解。

二月十五日省會警察局遵命將放寒假已回長沙原籍的蘇爽、葉前進解到耒陽；衡陽警備司令部也將余景江供出的開明日報總編輯駱可民、何參等十一人解送軍人監獄。這件案子先由省黨部調查室主辦，後由省政府接辦，最後才交保安處，轉發張揚明辦理，為示大公無私，張揚明請求

由省黨部、省政府、保安處、三民主義青年團各派一人，組織湖南省特種委員會，辦理本案。

三月二十一日余露沙、余景江、胡魏解到耒陽，姚專員向省政府要求，准許原辦案人祁永馨備司令部督察處副處長向執中等二人參加會審。

這是一種越權的無理要求，省政府顧全他的面子，也照准了。第二天張揚明正在詢問余露沙的時候，省黨部調查室來電話，說姚專員專程來省，要張揚明到省黨部商量，他以緊要公事急待處理拒絕了。不到二十分鐘，又來電話，要求將余露沙解省黨部會審，張揚明以無汽車，沒有送去。

余露沙大概受刺激太深，十分惶恐，以致精神失常。初問口供，和在零陵所供，一字不差，但是張揚明問他，既是省委，省以下的組織如何？如何聯絡？他却回答不出來。再問他省委會和他的上級怎樣聯絡？除了江以南，也說不出第二個人。

「你這話問的真有意思。」余露沙莫名其妙地喃喃自語，並且反問張揚明：「先生是不是要問真情？」

「當然問真情，誰要你說假話。」

「這是甚麼地方？先生你是甚人？」余露沙驚怕他反問他。

「這兒是政府，我是代表政府來問你，不要糊塗，好好地從實說吧！」

「先生能不能保障我？能不能准許我見一見劉進之先生？」余露沙不住地顫動着說。

張揚明想起余露沙給江以南的信上提過劉進之，原來有一個自稱劉進之，說是委員長派來的

人，曾經去問過余露沙，他才說了實話，希望委員長能搭救他。至於共產黨的組織名稱、五線譜、五倍子等，都是問案的人怎樣問，他就怎樣承認的。他認罪江以南，是因為江的地位高，希望能夠藉他的關係水落石出。他說專員雖然拷打過他，三天三晚不給他休息，但後來很好。離開零陵時，又給了他十元零用錢，囑咐他不要翻供，並允諾替他辦理自新手續，否則，祇有一個死。

十一點鐘，姚專員偕同省黨部調查室主任，省政府情報股長及祁永馨備司令部督察處副處長等聯袂來到張揚明的辦公處，張揚明告訴他們，余露沙已經翻供。他們要求會審，由省黨部調查室主任主審，但是會審開始，主審的人還沒有開口問話，姚專員先把余露沙大罵一頓，說他翻供要處死。接着審問了半個鐘頭，余露沙在姚專員淫威之下，照着零陵的口供供認一番。

「這是江以南給你的密碼信嗎？」張揚明從姚專員手裏拿過證物粘存冊，翻出密碼通訊，是用書殼紙寫的，平平整整，沒有折痕，詢問余露沙。

「是的。」余露沙說。  
「怎樣寄來的？」張揚明追問。  
「用信從郵局寄來的。」

「那麼信封呢？」張揚明再進一步追問：「既然是用信寄來的，為什麼沒有折痕？」

余露沙呆了，回答不出來。姚專員坐在一旁，有些吃驚，兩眼瞪着張揚明。張揚明繼續詢問：「你剛才對我一個人審問時那樣說，現在又這樣說，說假話是瞞混不過去的。你要老老實實說

！」  
「我是在警備司令部默出來的。」余露沙視線看着姚專員，非常害怕地說。

「胡說！密碼可以默得出來嗎？」張揚明又拿起另一件密碼信說：「這是江以南給葉前進的密碼，人家給別人的密碼，你也能默寫得出來，天下有這種道理嗎？你默！現在就默！」

余露沙面無人色，只管顫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姚專員的臉色也變了，有些坐立不安的樣子。顯然這些證物是偽造的，再也問不下去了，會審只好結束。

後來才知道劉進之是軍統局湖南站零陵組組長吳建樹臨時用的化名，而吳建樹密查本案的結果，係直接報告長沙金遠詢的，金遠詢早已報告軍統局，所以張揚明不知劉進之為何人。張揚明覺得這個案子太嚴重了，請求保安處李處長派軍法科長協同研究辦理，他又請了一位法律專家來幫忙，都認定這件案子，可能是冤獄，故入人罪。

余景江解省以後，審訊過兩次，都是和零陵所供一樣。所供某總部上校參謀周玲儒是中共中委到零陵視察，臨走把帶來的重要書籍都燒了。既是重要書籍，好不容易帶來，為什麼又要燒了？四月十四日因所供不近情理之處太多，嚴訊之下，余景江才痛哭訴冤，說起解時姚專員送他十元，要他不要翻供。怕他忘記在零陵的供辭，姚專員並且給他一張警備部油印的供詞，要他在路上念熟。余景江當堂拆開衣服，把這張供詞拿出來作證。十六日又經過一次審訊，都認定余露沙

、余景江、胡魏確是冤獄。張揚明電告金遠詢，並電報重慶軍統局，請求由戴先生簽報委員長，核定本案解重慶軍法執行總監部重新審訊。

當時軍事情況繁重，對於這種案件並不重視，軍委會並沒有分電令湖南省政府，因此湖南省政府代主席李揚敬仍令將余露沙等三人執行死刑

。張揚明得悉，乃將委座電令抄送保安處轉呈省政府。省政府才批示：「俟委座電令到後再定辦法」。但是因此張揚明在湖南處境日益困難，遂趁赴重慶參加軍統局十週年紀念會之便，留局工作，不再回湖南。

張揚明將本案詳情，當面報告戴先生，並請

戴先生再報告委員長，電令湖南省政府將全案檢呈，並令未奉准之前，不得擅自執行，才保住余露沙等三人的性命。至此姚雪懷為推卸責任，遂將向執中扣押，企圖擺脫製造冤獄之罪。最可笑的是湖南省政府為本案已經發給姚專員獎金四千元，令人啼笑皆非。

# 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

增訂再版

鈕先銘著

定價陸拾元

請速購閱

名作家鈕先銘先生多采多姿的戎馬生涯中，有一段最難忘的經歷，最離奇的際遇，那便是他曾一度出過家，當了和尚，然後又明正言順的還了俗，這一段曲折離奇的經歷刻已由鈕先銘先生撰成還俗記，本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確是一本百讀不厭，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

# 鐵血精忠傳

戴笠將軍和戴笠將軍他的同志、海天感舊錄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內容精彩，百讀不厭。要目有：仙霞人才及其運數、藍太夫人母教嚴嚴、文溪小學一羣健兒、浪跡天涯一十二年、時代浪潮遠走廣東、在騎兵營鋒芒漸露、總司令部聯絡參謀、十萬元捉拿江漢清、日寇的剋星特務處、洪公祠和浙江警校、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希望做校長的衛士、藏本領事失蹤事件、無名英雄革命靈魂、公開機關秘密工作、破獲共產國際間諜、陳濟棠強扣三兵艦、刺楊案主犯劉蘆隱、殷汝耕冀東偽組織、兩廣事變策反有成、刺汪案凶手王亞樵、決心赴難親入危城、肅清全國各地日諜、七七變起通州殺敵、紀律森嚴臨危不退、萬人部隊轉瞬成軍、別動隊奮戰淞滬區、忠救軍北方打游擊、從空中截留楊虎城、曾澈和抗日殺奸團、別動軍包圍戰賀龍、懷仁堂上最後遺言。共二百多篇，谷正綱、周念行作序，全書記述戴笠將軍鐵血

戴笠史事彙編

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

鐵血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字字珠璣，篇篇精彩，感人至深，歡迎購閱。